

# 安吉归来说余村

◎楚文川

安吉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素有“中国第一竹乡、中国白茶之乡、中国竹业之乡”之称，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中国美丽乡村发源地和绿色发展先行地。

安吉生态优美，环境宜居。境内“七山一水两分田”，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拥有101万亩竹林，共有河道1633条，各类水库山塘4545座、总库容4.35亿立方米。多年来，全县森林覆盖率、林木绿化率均保持在70%以上，空气质量优良率保持在85%以上，地表水、饮用水、出境水达标率均为100%，被誉为“空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之地”，获评全国首个生态县、联合国人居奖首个获得县。

安吉地处长三角经济圈的几何中心，是上海黄浦江的源头、杭州都市圈重要的西北节点。区位优势，交通便捷。未来几年，随着商合杭高铁、申嘉湖高速（二期）等工程的建成使用，综合交通网络更加完善，真正实现30分钟到杭州、湖州，90分钟到上海、苏州、南京、合肥的快捷出行。

安吉建县于公元185年，县名取自《诗经》“安且吉兮”，是古越国的重要活动地和秦三十六郡会稽郡郡址所在地。历史悠久，人文深厚。境内的上马坎旧石器文化遗址，将浙江境内人类的历史提前到距今80万年前。全县拥有4个国家级单位，数量居全省各县（区）第一，文物蕴藏量居全国各县（区）前十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在全省名列前茅。境内地域文化丰富，竹文化、茶文化、昌硕文化、移民文化互相交融，是南朝文学家吴均、艺术大师吴昌硕、林学家陈嵘的故乡。

十多年来，安吉坚持改革引领，改革创新，绿色崛起，创新“两山”实践，践行“两山”理念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做法经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入选全国十大改革案例。2019年6月，新时代浙江（安吉）县域践行“两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经省委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实施。加快高质量赶超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1+2+3”生态产业体系，“1”即健康休闲一大优势产业，“2”即绿色家居、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3”即信息经济、通用航空、现代物流三大新兴产业，三次产业比为5.9:45.1:49。

目前，全县有主板上市企业5家、新三板挂牌企业14家，

白茶产业品牌价值达40.92亿，椅业产业占国内市场1/3、出口市场1/2，竹产业以全国1.8%的立竹量创造了全国10%的竹业产值，集民宿、高端旅游综合体、特色小镇于一体的全域旅游全面兴起。

安吉加快“美丽乡村、美丽乡镇、美丽县城”三美共进，全力建设中国最美县域。美丽乡村创建实现全覆盖，建成精品示范村55个、乡村经营示范村15个、善治示范村34个、精品观光带4条，建成区面积37.6平方公里，实现了城乡融合，社会和谐。由安吉县为第一起草单位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南》经国家标准委员会于2015年6月发布施行，成为美丽乡村建设国家标准。勇夺省平安县十四连冠，获评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探索走出一条以“余村经验”为典型代表的乡村治理之路。2019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6954元和33488元，同比增长8.2%和9.6%，城乡收入之比达到了1.7:1。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讲话十五周年。带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坚决扛起争当践行“两山”理念的使命担当，我们一行怀着崇敬之情前往余村考察学习。

初冬的余村，竹海绵延，群山环绕，暖阳高照。三面青山环绕，村落、别墅散落坝子上，村民和游人三五成行，交织其中，山、树、竹、屋、花、水入眼皆是美景。澄澈的余村溪穿村而过，成为这座全国闻名村庄最为动人的曼妙风景，平添许多灵秀。

漫步入村通道，两旁的布景让人留恋，左侧是以“和谐号”动车模型的长廊屋，花岗岩条石铺就的步行道蔓延向余村深处，路的不远处有茅草搭就的景观凉亭，让人遐思万千，可否偶遇村居老叟。步过村村口，远远望见一块巨大的石碑傲然矗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个大字清晰可见，15年来，这十个大字镌刻在安吉老百姓的心中，更深深印刻在余村老百姓心头，并向全国、全世界传递，“两山”理论成为世人皆知和认同的真理。

余村的文化礼堂外广场上，空气负氧离子探测器显示，负氧离子4.8万个，清新怡人的空气扑面而来。道路两旁，一座座农家洋房错落有致，蓝天、白云、绿树、红瓦、黄墙、行人，给余村又增添了几分柔美和恬静。

如此美景，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过去的余村曾灰尘漫天、岩石裸露、山林失色。

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致富是时人涌动在血液里的激情，穷怕了的安吉人也不例外。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浙江的20个贫困县名单中，安吉赫然在列。围

“七山一水二分田”，安吉人憋着劲儿“摘帽”，走上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工业立县之路。余村也不例外，炸山开矿，卖矿石、造水泥。粗放发展与环境污染是孪生兄弟，村民的钱袋子是鼓起来了，从“贫困村”到年集体收入300多万的“富裕村”，账面是好看了，但就在钱袋子是鼓起来了后，余村的“村面子”（环境）却脏起来了，开矿、造水泥带来的尘土飞扬，笼罩得余村遮天蔽日，漫天尘土不仅给余村增添了新烦恼，还带来了得不偿失的危害。年近七旬的村民阮德琴以前是水泥厂工人，她回忆“以前开矿造水泥时，在村子里晒个被子要拍2分钟才能掸掉灰尘”。

漫天灰尘，山林失色，溪水泛沫，让人难睹；伴随着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危害，整个余村得病的人不少，惜命的村人不得不重新考量：凭借炸山开矿、卖矿石、造水泥的这条致富路走得远吗？一次爆炸造成的村民伤亡事故，倒逼大家重新思考和选择新的发展路径。

以牺牲环境，粗放发展虽然换取了暂时的经济收入，但付出的代价巨大惨痛……痛定思痛的余村人，毅然选择放弃了之前的粗放式发展路径，于2002年逐步关停矿山，2004年底全面停工停产……

停工停产之后，余村的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双双大跌，大量村民失业赋闲，余村绿色发展的路子究竟何去何从？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立足生态发展被讥讽为一个小小穷山沟不该有的奢侈品。发展转轨和生产转型带来的冲击让余村人面临巨大的失落、彷徨、质疑、反对……构成了当时安吉人的社会心理。变革的不确定性因素让曾经饱受穷困之扰的余村人又一次走到了背水一战的境地。

余村之新、安吉之问、浙江之困、中国之难，浮现着当年的变革之艰。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来到余村考察，对村里关停矿山、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见证人潘文革说：“他告诫我们，‘不要迷恋过去的发展模式，下决心关停矿山是高明之举’。”

9天后，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文中说：“我省‘七山一水二分田’，许多地方‘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拥有良好的生态优势。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

“两山”理念的一锤定音和历史性出场，不仅在余村以及安吉起到了止争破立的作用，更开启了浙江的发展新实践。

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小小的余村开采区面积达2.4万平方米，大面积的岩石裸露在外，水土流失、景观破坏严重，与周边的绿水青山形成强烈视觉

反差。开采后留下的边坡存在大量危石、浮石，安全隐患严重。余村提出要制定一个最经济、最生态的矿山修复方案。2007年起，在原安吉县国土资源局牵头开展下，先后对停采废弃的冷水洞、罗子坞、巍山等三个矿山进行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开发利用，总面积达87158平方米。一方面，对主要边坡进行浮石清理，针对坡底、坡顶和平台区域水土保持能力等情况因地制宜绿化。另一方面，对宕底、废渣堆、加工场等区域，通过覆土、削高填低等方面进行土地平整复垦，并种上了景观类植物。先后花费治理费用百余万元，整治后的矿山，整治出的66亩土地重新焕发出土地效益，石头变美景、荒山变青山、矿区变景区……

尝到了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的甜头，余村抓紧时机、乘势而为。2013年起，余村对村庄内部进行生态修复，48家工业企业全部关停，实施污水分流纳管。2017年，安吉县封存保留了冷水洞矿山遗址，并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为最大原则，满满砾石铺地，铺装景观小品，建设了矿山遗址公园，记录历史，警示后人。这也体现了安吉县“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景则景”的废弃矿山治理原则。

沿着串联起岩洞矿坑、连绵竹海、银杏古树的森林绿道，可骑车，可登山，可漫步。登高观竹，心旷神怡，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优美的余村环境，特别是“两山”理论的践行引来了四面八方宾客，观光旅游、学习考察、体验感悟，余村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阔，余村人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如何在“两山”理念发源地真正转化呢？依托群山环抱、茂林修竹，余村又开始大刀阔斧。第一步稳固“底盘”，做好规划统筹。从土地空间、产业布局、交通路网、基础设施等方面开展规划，发展规划涵盖乡村旅游集散中心、余村大道工程等。第二步打响“品牌”。深化余村发展内涵，发展乡愁产业和品牌农业。生态余村与人居山河、水上横路、红色马吉、影视银坑抱团发展，“宜学宜居宜旅”的“两山”生态游大格局初见雏形。2019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49598元，村级持有集体资产2000余万元，集体经济收入达521万元。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了安吉余村，肯定了余村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成绩，鼓励余村和安吉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眼下，新时代“两山”试验区建设正在余村如火如荼地开展，助力安吉县成为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县域样本。

回顾过去，余村在经历十五年的痛苦、迷惘、彷徨阵痛后，努力将“生态资本”转化为“富民资本”，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模范生、样板地和先行者。展望未来，余村将继续敢为人先、创新争优，打造一个余村十五年。

这对于地处长水源生态屏障的甘肅州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将成为引领甘肅州发展的新坐标。安吉县余村余村，归去来兮看甘牧。

乡村笔记

## 董秀才

◎王朝书

在沪定，有一个秀才。英年，葬身在海子里。第一次知晓秀才的故事，是读初中时。秋天，班上组织秋游，去海子山。原本，我不太想去。可老师讲，海子山曾经是沪定八景之一。山上有一个天然大湖泊。湖里产菱角。每年夏秋，村民乘木筏采菱，菱湖荡漾，一派江南画卷。经老师的鼓动，我有了兴致。

那天，是晴天。从学校出发，记不得爬了多久的山后，终于到了老师所讲的海子山。山上，的确有一个大海子。海子周围，有田地，有人家。不过，海子的景致，和老师所讲并不沾边。老师解释到，菱角已被采摘了。我们可以各人在海子里，找菱角来吃。村民不会管的。

秋天的湖水，清澈照人。有同学，在湖里，找到了菱角。引来欢呼。那样的欢愉是短暂的。我往海子上方走去。希望发现更多有趣之物。

不负期望，在海子上方的一处林子里，我看到了几座颇具规模的有年份的坟墓。坟墓上刻有碑文。碑文的意思，当时，我不太懂。问当地人。当地人告诉我，那是董秀才的墓。据说，董秀才，是沪定县唯一的秀才。董秀才，是海子山人。清朝末年，他考上了秀才。

那天，我第一次听说，沪定县居然还有过秀才。秀才，在少年时的我认知里，不仅满腹诗书，还是翩翩公子。秀才，大多都会得到小姐的芳心。《聊斋志异》里，就有不少狐仙喜欢上秀才的故事。

然而，董秀才，却是一个不幸的秀才。没有狐仙，没有小姐，满腹诗书，也没有用处。

董秀才后来的命运，我是从董祖信老师那里知晓的。有一次，我到沪定县采访。采访对象正是董祖信老师。我和董老师的结缘，由此而开始。董老师将我带到了海子山村。秀才墓前。他告诉我，那是他的祖父。董老师说，他的祖上并非沪定本地人。他们的祖籍在陕西。因求生活而到了沪定。机缘巧合，在沪定不仅安家立业，还发了财。有了财富的支撑，董老师的祖上，自然想到培养后代。他们从雅安请来私塾老师，教授孩子。董老师的祖父，有读书的天份。清朝宣统末年，到雅安赶考，一次就考上了秀才。那时，他的祖父，十多岁。

考上秀才，原本该是举族欢庆的。就连沪定的县令大人，也该来祝贺。那可是，沪定县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秀才。然而，命运对人的捉弄是，他考上秀才的那年，皇帝被赶出官了。秀才，不再具有地位。八股文，永远没有用武之地了。

董秀才，陷入了尴尬中。一方面，他是旧时代的秀才。另一方面，新时代滚滚而来。没有人在乎他，更别说享受该有的待遇了。秀才的家人，也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

尴尬的董秀才，不知该怎么做了。他唯有以酒浇愁。他爱去喝酒的地方，是海子。董秀才喜欢乘一叶扁舟，在湖上饮酒。有一天，酒醉的秀才，栽倒在湖里。

董秀才的故事，董老师后来也讲给了先生听。先生我们回村前，曾到海子山村考察过。最后，放弃了那里。那天，考察时，也是董老师陪同的。董老师同样带了先生我们去秀才墓。

今天下午，先生和我往村尾寺庙方向散步，远远地看到我们曾去过的海子山村。我又想到村里的董秀才。

我对先生说，作为沪定县历史上唯一的一名文秀才。没想到，郁郁而终竟是他的命运。他到死，一定还在期盼着，过去的时代，重新到来。

先生说，董秀才因被过去所认定，所以，难以接受新时代。想来酩酊大醉时，他的梦中会有昔日属于秀才的荣光。董秀才的不幸，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人的存在，该如何确定？是朝廷的证书，还是自我确定？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牧发布